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志曰

全編

四孫 淳

羅文恭公

其父名已
明之天書

文恭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父循仕至憲副公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子業後汝

方師陽明于虔時時語學問正傳公於是慨然有志
聖賢之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誦之曰是羅道學先
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
二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
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洛村
何善山曾受陽明學附其舟嚴事之時公兢兢然動
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
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微類無人心耳公撫
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肯嘉靖八年

廷試世宗親臨所對策批云學正有見言謙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塔幹此大事公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日侍憲副公於家訓公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公忻忻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中公

每從論學。遯。楓。綴。紀。嗣。克。經。筵。尋。丁。外。艱。遯。居。喪。蔬
食。飲。水。三。年。卹。哀。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
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以。居。憂。講。學。非。宜。公。曰。志。在。求
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殷。一
日。玩。內。典。得。反。問。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
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
與。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

心齊心齊時病公就榻芻與語述近悔根處求益心
齊不吝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
萬物諸病當自消抵京與其友唐荆川趙浚谷交好
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
定浸聞有他議公與之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
言忤旨罷爲民公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
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旣邁
二年庶弟請析居公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
宅僅蔽風雨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不循世

扁時格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講學常至數百人公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求者遊衡嶽僧楚石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公拒之丙午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心辨雖然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聞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己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

須思禦之
之策

懸潭雪浪閣庚戌聞都城被逼公目不交睫者月餘
甲寅會王龍谿下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懸潭乙卯春
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公獨留樓一
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贛
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
故窶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財縣帑檄縣取爲構
室助竟辭之荆川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公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冗任之即比自效
可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願罪志林壑季

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薄知人或訝之曰是偶然不是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旣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士叩請日繁公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公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溢飲其和

者自不覺入之深也明年八月疾作子世光適赴省
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魘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然而卒
年六十有一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熒光樓若何曰將以採病非
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
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荅也而腹飢索
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
取於學饜餐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
知本寂無取乎趨寂趨寂者必稿矣良知本神應
無取乎契應契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
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嘗寂乎

此段甚簡
係陽明功
臣龍溪
女

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趨寂于子何病吾人不
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
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
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
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
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
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
本之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
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

良知也

中庸解荅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肯盡分幹當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謂魯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又鶻突了縱說亦難曉安望其有爲

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
守但認定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太甚看
得道之體段過於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
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於道
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不肖雖無此病又被放
肆了縱束縛尚不受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
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
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
所以然者正爲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

相似人人日用而不知却是常面錯過也愚不肖者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爲知解所悞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嘆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

能得惟中庸不由人騁得夢子精采只不混淆於
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強也凡思而不學者近
於智者之知解故謂之始始則不能平實正不行
之驗學而不思者近于賢者之執着故謂之罔罔
則不免瞞昧正不明之驗此漸入智與賢兩邊路
徑也夫賢智之與愚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
去不能以寸學者可不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
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反之以求免于賢智之過哉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
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錄
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
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中所載
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冊之
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
可以自得無礙矣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
有三年徃徃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
拔之志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

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
已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
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
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絕不得是
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
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
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
極爲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
謂之靜動無端無二物也嘗存此覺不得有混是

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
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
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
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
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
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爲世人之患歟
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旣欲之而
亦覺之又從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
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

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爲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阻其真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脫于是視君之銳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復之俟若山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

書萬曰忠扇二章

心之官也
本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
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
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于有是
謂研幾真能不雜于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
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一動不與
事皆併作
七一卷事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
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
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常發也靜坐而
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

恍以爲體常寂常虛河卷可舒全體廓如

龍塲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於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間曾至其地與否龍塲故謫宦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棲遲詠歌之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乎葺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亭其北龕主以奉之者始於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北壁平坎剔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爲門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入者侍御麟

陽趙公錦趙爲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
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予記者爲憲使仰齋
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
遣使速記者今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鶚翼與憲
使龍山張公堯年叅政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水
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場之事于先生之學有大
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
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
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

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氤氳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肩仲劍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燕政之時，撻

之朝而不悔其憂思酸欬意氣激烈議論鑑訇真
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
流離于萬里絕域荒陲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
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勦者而且疾病之與居
瘴癘之與親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
之有不可輾轉煩習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
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
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
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益吾

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歿與吾獨存而未始
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狀則先生之學出之而
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
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
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
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稿寂寞而求之矣所
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乎夫良知
之處寂無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
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拂順拘肆之

態磊礧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
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
滋而勉強格禁于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
何益于進退也生于憂患歿于安樂豈亦有待其
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夭壽而後可
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
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
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烟深箐裡
飛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

理學宗傳

卷之十 羅文恭

十四

位加於龍塲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遇
之者亦如逆旅之過日吾又未嘗不有感于賢愚
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塲四十有三
年而後有祠又三年而余始爲記須野公持節來
鎮夷獲底定群公當藩維之寄庶政修和頗乃出榛
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
鄙言于數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
思之

其巽料蔓民之襟

韶州南軒書院記

以餘文不盡一語

司馬晉江張公岳鎮嶺南之三年民大和兵戢不
舉考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姓出南軒先生先
生實後文獻部無特祀不可以檄郡守于是韶守
南寧陳君某祇相其役建南軒書院中爲希顏堂
若干楹門垣寢廡牲帛器物咸秩以度訖工陳以
余厚善俾爲之記且曰幸有以告希先生者昔者
誦先生之言曰學者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
爲而然意之所向一涉于有爲皆不免于利之也
當是時余持虛妄之見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爲吾

之日用苟未至於有所爲斯已矣而豈必盡絕於其意意之所向苟未沉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於偏故聞沉溺而害甚者若將挽焉而自視因義之歸也已而求之動靜之間而後負大慙焉夫天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財以相養則亦不能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別也吾以有生重其累而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觸有生之累其心既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寄寓其間故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之於貨財

又入最深處

則之於爵位聲譽技能而心之無所爲者日紛紜
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黨當
機輾轉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燥營營然且滅且
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虛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
懲創之力哉惟其強於暫者不能自必于其久勉
於外者不能盡忘于其中吾之日用以爲未嘗有
所爲者乃其勉強之少間而意有所向固即彼之
所以爲沉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
嗚呼植其根而惡其枝蔓濬其源而禁其末流豈

此物譯來

徒無益而已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爲足以自勝而
不羨于彼者自作止食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
也可以免于從逆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
下之有道也可以周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
窮測之而不見其兆極于天地而不爲大橫乎四
海而不爲遠傳之萬世而不爲久貴而無足以爲
榮賤而無足以爲辱生歿而無足以爲變而輕重
低昂之勢有不待于論量者而以較吾之所謂營
營此何啻康莊之于荆棘清泚之於汗渫也而猶

以驅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爲之主不已深感而可哀矣乎嗟夫三代而下父厚于慈而子薄于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反唇鬪牆之怨譁張讒諂傾奪爭鬪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爲之其能足以自勝而不屑于宛已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能已於言也吾因慙于先生之言而有憤焉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嘗爲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

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于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于毀譽若彼而于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以余之不肯懼人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

應憤者而具以爲告雖然苟未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產而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韶非欲希先生韶不惑于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寧國府學門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恠矣蓋

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爲教宜其言無異同也粵考弟子荅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違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

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爲然也。即吾一日之閒，自朝至晷，自晷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于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得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于今之世乎？是

知魯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爲致一而欲以
一言槩人不計真僞不量淺深獨倡羣和即見成
能伐異黨同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
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
者不能內固妙懸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
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陵陽峰之南其形勢左
昂右傾面午而道出於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
君自秋宮大夫來守是邦潔已愛人治行稱最旣
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

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傾仄於是文昌閣辨
志堂龍首亭旣而嗟曰形家相宅數起于步猶學
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抵于法不可乃毀
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振起者乎工始
於戊午某日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生某齋書幣
問記于余且欲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
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室闢之費以求形家之善
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
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于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

若易然矣吾之于學不有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及其身求與道合不限于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詔而用不告隱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虞君某韓君某爲郡倅江君一川爲郡司理皆樂其成朱與江山余同鄉而余于寧國又

多有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入京師訪南懸戚君賢于全椒入南
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借落之將行戚君率諸
生康貢等索余言爲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
余諾之未幾謫歸不果爲後十二年爲庚戌之冬
戚君書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
廬促曰碑人藎矣病不得謝因追述其事以復之
憶落成之日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

有諸已之
測序

余出所聞爲若不以自疑聞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爲非者自今視之固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自疚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悅我口而不容已焉苟爲不然胡爲而不厭棄之乎故卽其可欲而善可知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之危身而恐相浼焉苟爲

不然胡爲而不隱忍之乎故卽其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爲然有指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于中不特改過者爲然有指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異時所答固不能詳然于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旣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謂之知善矣而自慊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悅我口者也不知芻豢悅口者未嘗遇芻豢

焉耳世有遇悅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善之謂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疾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痛之危身也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痛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爲非何也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嘗求諸己故也夫以帝夫稚子之惻愚猶知感激矣而出于口者顧無得于體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

知沮喪矣而入于耳者竟無利于悔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爲性而求諸己者爲學彼庸雅陋惡之可與于知者天性之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爲知者以其無益于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于學而後知求諸己者之爲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于愧心乎而尚可以有言乎若諸生則亦自有責矣國家養士于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厚之餼廩肄之器業可謂備矣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書院之役

毋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相觀而善者出于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既羣聚而樂其成矣苟于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己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戚君倡率之者何如也書院舊爲尼庵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爲南譙書院前廡後寢庖滷有序繚以周垣垣下爲池外爲門而聚樂堂在其左出羨格而

嗣葺之者清屯御史項君淵巡鹽御史陳君縞吳
君悌知縣李君舜民董其役者義民彭齡吳橋王
釗堂則士民所自治也全椒邑僻而曠惟此地溪
谷稍遠近以戚君之故游人過客無虛歲諸生相
從登眺于斯有如誦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
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遊之私而已乎

荅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
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于言

此一覺正
是一日克
復天下歸
仁象象如
湯生後山
河大地一
齊穿紐傳
無隔碍

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幾入
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
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
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
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
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
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
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
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順吾之心而天地不逃

于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卽吾之精神未嘗
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愷然憤然矣乎四海遠
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
患難而能惻然怵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
無分於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
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不仁矣感
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于吾與物斯不
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
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

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中虛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已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卽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

私
自
私
礙
礙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飢溺山已飢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于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于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

謬于體統

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

智能而不適于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
光復門祚而傾棲棲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與未
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逝于樊遲細民之譏其於夫
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以
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

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趣又若未嘗
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
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

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百千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于余獨不解前之未快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于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許又烏足稱爲合離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別于異端則明德

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
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
者言其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爲一
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
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
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
覲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
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
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

雖將無止
法一見稿
了當便成
胡賜

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
于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

同異所由辨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
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
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
而不使間隔非必颯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
已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何如哉所恨年來
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
事否尹道輿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而

質無從顧各珍重

荅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既敬悅之又糾正之
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術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
之言說熅一猶不免于人已之別亦豈得爲虛受
哉今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爲虛吾執吾之
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爲虛吾執吾之
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爲
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

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已爲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回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回能擇之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入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回否歟象山有言敬仲說一某不說一某常箴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古人不貴言說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行密實使人

相觀者之爲得也象山箴敬仲矣鵞湖之會後人
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爲其勝心習氣猶
有未化卽非德性之用烏在其能尊之也故曰以
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
下不言而使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
致其終屈於己也彼通天下爲一身與萬物爲一
體視在人者猶其在己故善則極揚之惡則極掩
之其情通故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誘其善矣而不

免好臣其所教而者其能以不耻乎苟求其過矣
而未能無有於作惡聞者其能以不責乎彼憤而
耻者誠早矣吾固進之又動其憤耻以阻其入譬
之愛身者於癰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
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踪疑
似之間傳述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
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
言之也其或違已之責望而遂忿疾于頑防人之
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于

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據爲斷案指其舊瑕掩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 之意又何如也數年以來朋友剝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諸君子培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偶感高論自悔徃愆不覺冗贅惟執事正而教之

荅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

猶未善發
終身能懼
或以一念
之明自滿
極則便是
昏昧放肆

學不慮自知自能一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
特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
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
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
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
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
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
三言思之其言克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
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

之私已乎其言義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
將求之平且之氣乎無亦不特于且畫所爲已乎
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
提之心乎無亦不涉于思慮矯強已乎終日之間
不動于思不特于爲不涉于思慮矯強以是爲致
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
附益之也今也不知但取足于知而不原其所以
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
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

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
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己以逐物來教所謂
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
又况自私自智之心勝徃徃欺其所不可欺蓋已
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
實而不漑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忘本者
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
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
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

矣何心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解也

荅胡青崖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徃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功節次與所經營者未嘗細扣近過懸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笑乎於

又欲論
甲子其
何大其
定其人

是獨卧蓬窓愴然抱千古之思歲律云暮百感方
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
今昔又若神交然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
爲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
躊躇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
裡客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
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
乃在收歛枯槁一拚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
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耻惡衣惡食

聖不學而
知不修而
至

理學身傳

卷之十

三

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處磨到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到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裡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不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

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
意味明白顯露以爲一快俟照稿請正白鹿之聚
所謂嘉惠茲士盛心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
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
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
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
况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說而疊疊焉者此
則誠動于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
者致然非有二事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薰蒸融

液之益而毋汲汲于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荅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欲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

無欲之學
剛大以殺
一切染不
得動不得
舉事於因
與清獻二
事亦所謂
一節見全
聖也

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
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
吉祥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
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
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
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臠肉之去孔
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
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
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弊紛然潛

聖學卷之二
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
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
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不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荅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東巽此後別有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
荅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爲言實非
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爲善執一
說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
耳循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于自

乃是近裡

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損卽如眼中釘時刻無
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朝自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
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爲吾益友不
知向此用工卽在話頭上拈弄至于自性自命旣
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
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
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
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到了雖自稱爲學而于
自身逸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

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傍度
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徃替舟中所論
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很手猶被
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
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
不容時刻粘帶纒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
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
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
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于吾身何干吾

身若既了時縱不問誰不取證見豈不將此等
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
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
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
却名位此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
犯自可無憂見無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
亦姑據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
百孔醫治不服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

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
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
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
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
附會包裹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于
是也兄有執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改之非以自卑
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卑
已乎舍弟促促言則信口直言以復來章如不責
其不遜欣然覽之豈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

受善者必自足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瑩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而揀正之

芥感南懸

來論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開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與氣魄攪和

以好壞自
與大節并
其真氣處
之人進此
一步幾有
可量

站修定案
得山

得于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懸
說妙總是俗套耳

荅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徃獨來倏然
無累便是到頭好結聚一切貪着俱成魔障吾兄
自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
藉以引誘愚人觀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
氣生來利害盡須拚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
是何物世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爲此數者未盡受

用既無數者望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
於此有悟始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淨明
四字爲首務云淨云明正爲一切不貪着一切不
糊塗此其宗旨端的了了可想後世下根妄求多
壽其言雖似其心去俗流不減分毫亦云冷淡亦
云快活至究其冷淡快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
人着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
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淨明四字
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于仙家耶弟亦剖判未早

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僥真仙乘雲下
界旌幢笙鶴擁車道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亦只
作一段綵霞過目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
吾兄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慮洗心堅守高
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
拋作謗實令人指摘造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
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族飛
昇矣

文恭少學文傲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
入官寮又與唐荆川趙汝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

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寔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所來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勝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始至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下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其人者則羅文恭也